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去四亦不逆流洗鉢底應安替
不畜瑠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

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接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茲芻白佛佛言尼爲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中浴是時吐羅難陀尼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今作何事答言小妹我

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應爲答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

見問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仁者世尊制令以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耶仁今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羞恥默然不對苾芻白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遍裹其鉢可爲小替纔承鉢底彼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去四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瑠璃盃時有女人爲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瑠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用答言聖者爲女夫來

無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
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
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
是諍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瑠
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瑠璃
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濡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憤

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爲喜樂其婦及夫別房
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後多門遂
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
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與
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出鉢盂亦
碎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去時復苾芻
去四特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
便具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
入多門家應將餅麩門前爲記然後方入苾
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

嫌恥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鬧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爲此呵呵答曰更無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爲警覺

苾芻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爾無對佛言不應打門應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鑲圓如盞口安小環子搖動作聲而爲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

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無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爲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閑寂二者爲諸人天說法三者爲觀病人四者爲觀卧具五者爲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爲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爲葉舍命

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
餽爐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嚼
乾餅者作百百聲喫餽爐者作饗饗聲屋上
雨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
大口
聲殊音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
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
舞逐之告大衆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
是百百聲大德此是饗饗聲此是索索聲此
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中有一
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

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恥施主深怪請食
苾芻情大羞恥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禮世尊
足世尊法爾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衆頗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怪
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
入房中宴坐而住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
芻衆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
心於施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
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
掉舉而爲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無

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歎食致斯過失
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
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
以外道而爲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去四
五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
受豈今我等往後世時無路糧耶又如佛說
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
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
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
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無量唯願
慈悲爲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

當爲受所有乾餅與羹飯和食蘿蔔甘蔗截
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
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既到彼家更待
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
食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
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
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
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亂去
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亂去者得
越法罪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待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爲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入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爲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無一苾芻爲其說法遂生嫌心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得越法罪

當爲說法佛今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爲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番次與或隨能者當預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時中往近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爲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爲說者衆差一人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來

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爲我說法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艾芻情懼不爲宣揚我宣爲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艾芻聞是語已竟無言對復道而歸既至寺中諸艾芻問具壽往彼爲說法不答言諸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佯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自來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

我情懷怯懼返即爲我宣揚妙法艾芻白佛佛言此之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艾芻與說法人爲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艾芻應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與說法人爲伴艾芻向餘處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免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爲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爲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鴉藥病

得除愈苾芻即服繞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云何轉鴉仁今更可服前鴉藥勿爲洗淨鴉痢將畢方可洗

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爾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鴉痢未終且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待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仔命投一樹下盤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爲觀察宿世

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般淨心捨傍生身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去四有鵠來銜去飧食由此毒蛇於尊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津觸婆

羅門舍而爲受生爲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無侍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無小兒堪爲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爲侍者報曰願爾無病我已受之即便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爲父母說法

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季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爲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戀此即是其最後生人良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刮舌已不洗而棄蠅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有黃狗來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大子食此黃狗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蟻來唼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苾芻來

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見於此嚼其齒木舌之範不洗而棄必應爲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蛇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棄之不洗而棄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棄者有諸苾芻爲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

灰土上揩拭棄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深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鄒波難陀來見塗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鄒波難陀性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濕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鄒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相擒撮鄒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逐時舍利弗來見相趨告言具壽欲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趨不息鄒波難陀既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不

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不令趨及鄒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鄒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毒人或先有怨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令有關彼毒苾芻勤修亡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

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恚如此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爲希有于時尊者舍利子爲諸苾芻廣說前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毒蛇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

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世間住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中而爲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止於去四

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毒蛇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蛇餘殘業力

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必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沐守門妙華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染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主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

時隨噉食時入衆食時禮制底時聽佛法時
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
等處可披大衣溫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
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住於何處隨意著用
悉皆無犯

去四

十一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鳥鳥皆鳴農
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
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少識往
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
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羣賊被他所害並多傷

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
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
有悲心情無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
所獲賊衆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
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
時諸賊人情生無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
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
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須
少許麩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無賊復
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無次

索酥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
困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
屬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
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
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

去四

十三

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
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
處四靜慮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
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答賊
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

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羣賊所問之事苾芻皆
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
而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號尚不
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
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打身體皆破衣鉢錫杖
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
此苾芻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
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上
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
我爲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

火并畜酥油麁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
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闇經律論乃至自知
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
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
得除答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
食活命而已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
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
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
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

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
即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
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
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
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
去四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號
佛言不應爾

爾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
曰欲犁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
羅門名曰妙華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

王常爲供養妙華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與五百人於妙華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華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爲出家已獲無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近諸國無不知聞十號圓明人天恭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犁聚落林中而

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雙所往之處去四十五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華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釋

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爲出家廣說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憍薩羅欲犁聚落於大林中而爲居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爲轉輪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爲觀察所聞相好爲實爲虛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即與聚落諸耆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爲說微

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謾爲言說問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恭敬順心以言亂問而爲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爲言說立坐卧者皆共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

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所爲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爲詰難去四即白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白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爲已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遙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華婆羅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養之心佛言

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刹利薛舍戌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爲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時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從婢所生即釋迦子是從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白言喬答摩

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
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者
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
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
無滯能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
去
十七
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
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當
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爲論
難我等且默爾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
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

名象肩四名足劍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
童子各將己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
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
各著草養以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
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
臣曰我子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
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
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
手而爲歎曰我子能爲如是之事由彼大人
口陳說故因此種族號爲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

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事不答曰我聞摩納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爲妻室遂誕一子纔生即語且莫揩身待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鬼名爲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便默爾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答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光流焰輝赫告言摩納婆佛三問時汝作矯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佛威力故今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

憂毛豎白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云婢子心生憂赦低頭而住口不能言爾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爲更說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二相遍身無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齊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爲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